

歷史典故空間

僧眾十萬鎮龍門

(上)

張衍樂

龍門石窟之遊，不期留下兩大震撼：一曰嘆為觀止，二是觸目驚心。事雖已過多年，卻至今記憶猶新……

龍門石窟位於洛陽南郊伊河兩岸的龍門山、香山上，是我國最著名的石窟寺之一，開鑿於公元493年，乃北魏遷都洛陽之際，用今天的話說，是那時最重要的國家大事。發起者為孝文帝（公元467年至499年），為北魏的第六位皇帝，本姓「拓跋」，名「拓跋宏」，獻文帝拓跋弘之長子，後為尋求正統，從漢人習俗改姓「元」，名「元宏」。

孝文帝自幼接受漢文化熏陶並深受其影響，是位胸懷大志、目光深遠、氣概非凡的君主。為鞏固政權，進而一統天下，出於多重考慮，他決意將祖宗已營建多年，卻地處偏僻，物產匱乏，易受（軍事及自然災害）威脅的都城由大同（史稱平城）南遷至洛陽。那裡地處中原，物產豐富，商業發達，文化繁榮，顯然更堪作萬世之基。

遷都無小事。圍繞這一問題，朝廷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鬥爭。孝文帝不僅力排眾議，說服了朝中的反對派，甚至為了堅定人心，根絕「祖母」馮太后殘餘勢力等頑固派利用太子實現倒退「遷都」的念頭，防止宗室再度上演殺父弑君的悲劇，使其「江山永固，萬世相傳」的夢想毀於一旦，在完成遷都之後，他痛下決心，毅然將離心離德的不肖子拓跋廋處決，一時間朝野震驚！

而對於動用「舉國體制」，已耗時50年，尚未完全竣工的雲岡石窟遷不走怎麼辦？他則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做了回答。

那時佛教在中國十分盛行，獻文帝、孝文帝父子都是極其虔誠的佛教徒，尤其獻文帝更癡迷。還在孝文帝四歲時，沉湎佛教，倦於朝政的獻文帝便將帝位傳給了兒子。正是在這樣一種大的歷史背景下，北魏從孝文帝祖父時代起，即開始雲岡石窟的開鑿。雲岡石窟的菩薩造像，與其說是佛，是神，莫如說是北魏數代「人主」的化身。50年來，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皆已位列其中。完全可以說，這是北魏政權借助佛教風行所興起的一場空前造神運動。這種具有政教合一色彩的自我神化，無疑是北魏當時「最大的政治」，其意義決不亞於從遊牧生產轉向推崇農耕生產的遷都。

因此，在這一問題上，孝文帝同樣不敢稍有懈怠。人們看到，雲岡石窟的開鑿沒有因遷都而停頓，成為「爛尾工程」。與此同時，在洛陽、在新都、在伊水河兩岸，一場轟轟烈烈南北呼應的造神運動方興未艾……

歷史的煙雲雖然早已消散，但千軍萬馬，無數工匠不分晝夜開鑿龍門石窟的叮嚀聲，號子聲、豪歌聲……卻彷彿穿越千年時空，猶在今人耳際繞繞迴盪。不難想像，那該是一種何等壯觀的場面啊！

從那時起，相繼經東魏、西魏、北齊、隋、唐、五代等不斷營造，直到宋初才落幕，前後歷時凡400餘年，形成一個南北長達2華里，有窟龕2345個，造像10萬餘尊，碑刻題記2800餘品的驚世石窟群。

我們是下午時分來到這裡的。一派蒼茫之中，舉目看去，只見兩山對峙，一水中流，險關要隘不言而喻。我不禁暗喝一聲：好一個「伊關龍門」，果然名不虛傳！

這裡風景秀麗，環境幽靜，山水怡然，合當天生一處佛門修行地。再看伊河兩岸龍門山、香山，壁立的山崖上窟龕星羅棋布，大大小小，密如蜂房。眼前的景象著實令人震撼，如此之筆筆，該是何等的氣魄，怎樣的毅力？此前我已探訪過雲岡石窟，對龍門石窟的雄奇雖不乏思準準備，但匆匆來到這裡後，仍不免一怔，內心驚嘆不已。

我們順勢首先遊覽「潛溪寺」。它是西山北端的第一個大窟。此窟高、寬各九米多，進深近七米，相傳鑿於唐高宗時代，距今一千三百餘年。

窟頂藻井為淺刻的一朵大蓮花，窟內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本尊阿彌陀佛高約7.40米，結跏趺坐於須彌座上，法相飽



潛溪寺的佛像。

網上圖片

滿，姿態靜穆自若，手施無畏印。左右有觀世音、大勢至二尊侍菩薩，表情文靜，身體比例適當，衣褶線條流暢，三像合稱「西方三聖」。洞內門各刻一護法天王，高顯大目，身披鎧甲，足踏夜叉，威武有力。洞外，南壁龕內有線刻立佛像兩尊。只可惜無論主從，皆有不同程度的毀損，尤其弟子迦葉、阿難的頭、頸、手指等毀損嚴重，有些則明顯係人為破壞所致。

資料顯示，龍門石窟的人為破壞，歷代皆有發生，其中唐武宗時波及全國的「會昌法難」，歷代的戰亂、匪患，二十世紀初期及九十年代後的盜鑿盜賣等，都是對龍門石窟一次次觸目驚心的嚴重破壞。據《洛陽龍門記》記載，至元朝後期，龍門石窟的破壞程度已經非常嚴重，「諸石像舊有裂罅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損鼻，其鼻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關百益在所注《伊關石刻圖表》裡披露，「共和以來毀佛鑿字無虛日。」研究龍門石窟的專家關貞則指出，「從民國三年起，洞窟雕刻的多數佛頭，能取下來都被摘取掉賣給了外國人。」倒是「文革」中由於洛陽軍民的堅決抵制和嚴加防範，石窟遺存才得以在「破四舊」的狂濤中倖免於難。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在一片讚嘆聲中，我們有選擇地來到「賓陽中洞」。它是北魏時期的「代表作」，「賓陽」即迎接朝陽升起。此洞開鑿於北魏時期，是宣武帝專為其父孝文帝做功德而建的。開鑿於公元500年，耗時24年，用工達80餘萬個。後因宮廷發生政變以及主持人劉騰病故等原因，計劃中的三座洞窟僅完成了這一處，而南洞和北洞直到初唐才完成。

洞內為穹窿頂，馬蹄形平面，頂中央雕刻著重瓣大蓮花寶蓋，蓮花周圍是八個伎樂天和兩個供養天人。它們衣帶飄揚，姿態優美動人。洞內鑿「三世佛」，即人們熟知的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主佛為釋迦牟尼。由於北魏時期以瘦為美，故而釋氏面頰清瘦，脖頸細長。服飾袈裟也一改雲岡石窟那種袒右肩式，變為寬袍大袖，由此可見孝文帝遷都後大力推行的漢化政策對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洞中前壁南北兩側，自上而下有四層精美的浮雕。第一層是以《維摩詰經》故事為題材的浮雕，叫做「維摩變」。第二層是兩則佛本生故事。第三層為著名的帝后禮佛圖。第四層為「十神王」浮雕像。此洞鑿十分嚴重，其位於第三層，反映宮廷佛事活動，造型準確，雕刻精美的《帝后禮佛圖》，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被盜往國外了。現已查明，這批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國寶，現在就分別陳列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美國堪薩斯州納爾遜藝術博物館中。

導遊的介紹，引起遊客羨憤：一個自詡為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明明清楚那些價值連城的寶物來路不正，為什麼要收藏？是啊，或許人們不太清楚個中緣由，但將他國失盜的不世之寶據為己有，這總不好說是什麼光彩之事吧？

豆棚閒話

王兆貴

隋代笑星侯君素

在古代人物中，侯白算不上名流，熟識他的人當不會太多，我也是在亂翻書中與他邂逅的。

侯白，字君素，隋代魏郡臨漳人，敏而好學，舉秀才進京後，在朝做一散官。他機靈善辯，口才超群，尤擅俳諧雜說，插科打諢，性情率直，平易近人，不拘小節，開起玩笑來沒大沒小，無所顧忌。大約是當時魏晉之風猶存，人們對他不以為忤，反而喜愛有加，追捧若鶩，「所在之處，觀者如市」。就像今天的笑星，不論走到哪裡，都會引起圍觀。他的「粉團」裡，甚至包括皇上和權臣，就連性情古怪的越國公楊素也特別喜歡他。

隋文帝聞其名，召見他，與他聊得很愉快，命他到秘書省修國史。文帝經常聽他講笑話，每次都是盡歡而散。常常是剛從皇宮出來，又被楊素召去，弄得侯白不得清閒。這天，他剛出楊府又碰上楊素的兒子楊玄感，硬要拉他講笑話。無奈，侯白只好現編一笑話說，有隻老虎餓了，就到野外覓食，見一刺蝟仰臥，以為是塊肉，正想伸嘴去咬，忽然被刺蝟捲住了鼻子，驚慌之餘不停地奔跑，一直跑到山裡，因為太乏了，不覺昏睡過去，刺蝟這才放開老虎的鼻子而去。老虎醒來後發現刺蝟不見了，非常高興。牠走到一棵橡樹下，低頭見一橡實，毛刺刺的像刺蝟，乃側着身子歪着頭說，早上遇見了令尊，現又碰到了您。請讓一讓路放我回家吧！

陳朝遣使來訪，隋朝不知其人深淺，就秘密地派侯白前去摸底。侯白穿着破舊衣服，扮着僕人前去迎候。使臣見其貧賤，心裡很輕視他，就側臥着，一邊放屁一邊與他說話。侯白忿然，又不便發作。使臣躺着問侯白，你們國家的馬價錢貴賤？侯白一聽，機會來了，隨即報告說，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是夾尾巴，爛蹄子，沒

一點本事，只會側臥放屁，那就一錢不值。使者聞言大驚，曉得他非等閒之輩，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慚謝。

侯白聽敏善謔的故事，早在他在進京前就已流傳開來。侯白未出名時，家鄉來了一位新縣官，他立刻前往拜見。回來後，對幾個好友說，我能讓縣太爺學狗叫。朋友疑惑地說，這怎麼可能呢？如果真像你說的，我們輸你一桌酒席，否則你就請我們噉一頓。於是，侯白走進縣衙，朋友們候在門外看熱鬧。只聽知縣問，你何須又來見我？侯白說，您剛到任，鄉間有些麻煩事，特來討教。您來之前，盜賊很多，還請大人讓各家養狗，盜賊聽到狗吠，自然就不敢來了。知縣說，如果是這樣，我家也得養一條能叫的狗，怎樣才能弄到呢？侯白說，我家剛養了一群狗，牠們的叫聲與別的狗不同。知縣追問，你家的狗怎麼個叫法？侯白「呦呦」地叫了幾聲。知縣說，你完全不懂，好狗應當「嚶嚶」地叫，「呦呦」叫的不算能叫之狗。門外的朋友聽到這裡，莫不掩口竊笑。侯白知道自己贏了，就對縣官說，您要的若是這種能叫之狗，我定當替您訪求。說着，便告辭出衙。

古往今來，愛講笑話的人不少，善講笑話的人卻並不是很多。侯白同東方朔等人一樣，堪稱講笑話的高手。讓縣太爺學狗叫這件事，常人難以想像，居然讓他做成了，並且不露聲色，得心應手。難怪《隋書》為他立傳，研究笑話史的人把他列為重點。他動口也動手，著有小說《旌異記》和笑話集《啟顏錄》，可惜原書已散佚。後者僅存百餘則，於今刊行於世的《啟顏錄》，是據《太平廣記》等書的引用輯出。魯迅先生評價該書「俳諧太過，時復流於輕薄矣。」但是，比起當今流行的許多笑話來，還是高雅多了。

畫中語 新說白蛇傳 圖、文：張小坂

赤有可聞

青絲

水仙的新年意趣

南方的許多地方都有買花迎春的風俗，水仙是最受歡迎的應節鮮花之一。人們在春節前一個月左右，把水仙花頭置於一隻淺碟形小花盆裡，以卵石或碎石固定，用清泉水澆護，到了除夕前後，就會開出花來。登瀛水潤，玉骨冰肌的水仙花，有一種出塵脫俗的風致，是人們寄寓襟懷及文化趣味的最佳代言物。

水仙花頭能夠準時開花，並非巧合，而是人工培育的結果，其程序頗為複雜。先要把塊狀的花莖埋在土裡，待其生長一段時日，歷經三年之久，才能成為水仙花的種子。另外，園藝工作者還要經過幾道加工程序，須把花頭表面乾老的外皮剝去，切割均勻，再在發芽的地方劃幾個口子，以保證長出的葉片能夠齊整端正，然後置養在清水裡。這一切，都要在農曆的十一月份進行，經過一個月的發芽生長，到了除夕前後，水仙花就會準時開花。所以，看似不起眼的水仙花頭，內裡實際卻蘊藏著極其盎然的生命力。

奇妙的是，經此程序加工的水仙花，第二年就不再開花，須重新再植入新種。故民間有歌後語云：水仙不開花——裝蒜。形容不再開花的水仙與蒜神似，用以諷刺矯揉造作的言行舉止。而培育水仙花頭出售也是一個古老的產業，早在清代，吳中一帶就有專門從事此業。清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記述：「水仙頭，秋盡從吳門而至。以沙水種之，輒作六出花，隔歲則不再花，必歲歲買之。」如今，福建漳州一帶培育的水仙花也很出名。古人對水仙的評價很高，認為它「以瑪瑙為

生活點滴

翁秀美

洗在池塘

兒時的村莊，有池塘，有水井，井裡打上來的水用來煮飯燒開水，淘米洗衣衣裳包括家什雜物都到池塘去洗。因此一天到晚塘邊是很熱鬧的。池塘很大，池邊栽種垂柳與小叢竹子。有好幾個埠頭，村人洗洗涮涮，來往不絕，邊理菜，邊閒話着，豇豆去掉頭尾，掐成兩三寸長的小段，蕪蒿也是先掐，聲音清脆。青菜剝去黃葉，殘葉葉子丟到水池，馬上有大鵝小鴨爭着過來搶。小籬裡的米上下顛簸，米便跳起來，稻、稗也不得不跳起來，馬上就被捉住。竹籃倒過來，石板上磕掉灰泥，浸到水裡，沉下去，頓頓頓提起，菜一棵棵洗淨，芹菜菠菜得多洗幾次，它倆的根是寶貝，菠菜根甜，芹菜根香。這當兒，有剛從田裡回來的，拎一菜籃的菜，路過塘邊，洗鋤頭把和腳上的泥，遇到鄰居，捧一把泥乎乎的菜遞過去，「剛摘的，嚐個新。」

有家裡辦酒席的，堆成小山一樣的雞鴨魚肉水產蔬菜，成筐的搬來塘邊；之後又是無數碗碟，產生大量的垃圾油污，池塘寬容地接納，然後慢慢消化掉，面向人們的永遠是一池清澈流動的水。李叔家出了門就是池塘，他在門前洗衣裳，我們都能看到。柳樹下，李叔耳朵上夾根煙，工具：搓衣板；目標：一盆衣服。李叔說，手不能太抓緊，否則衣服放不開，手會碰到搓板凹槽，磨得疼，衣服也洗不乾淨。李叔那握型割麥的大手此時非常活絡，虛握衣物，揉搓時手微微伸，用手掌的力度控制全局，隨着雙臂一上一下，灰褐色的肥皂水從衣縫間一點點被擠壓出來，流滿凹槽，再一楞一楞流下去。洗完了，抽煙，下池塘過水。洗洗，有一種特別的情致，水與衣物彷彿都有了生命，有了靈性。一件件衣裳，素色的，鮮麗的，老式的，時尚的，順從地來回擺動，心甘情願地被揉搓被

詩情畫意

丁純

柴禾 一堆往事， 燃成心事。 生來就這命， 說不清是苦， 還是甜。

柴禾 剎那間， 挺起了身軀。 一種姿態讓人着迷。 轟轟烈烈， 成為灰燼。 化為心底的記憶。